

第二集

狄仁杰断案全集

案中案
桩桩扑朔迷离
奇中奇
件件引人入胜



奇
102

胡明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90211855

狄仁杰断案全集

第三集

仁杰断案全集

二个故事

一不

分则单壁

合则珠连

故事展开后

往往是在案中套案

此伏彼起

扑朔迷离的情节

令人叫绝

作者笔下的狄公

著 高罗佩 译 陈来元 胡明



5124 59/04 = 563.4
1.21
26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真假宝剑	(1)
玉珠串	(17)
红阁子	(90)
迷宫案	(201)

真假宝剑

浦阳县令狄公去邻县金华勾摄公事未还，县务暂由乔泰、马荣掌理。三日平安无事，最后一天傍晚——

衙里例行公事理毕，乔泰、马荣又去翠羽阁饮酒解闷，消磨时光。

翠羽阁座落在西城一条小河边的杨柳荫里。此时日沉西山，彩霞满天，轻风徐来，波声隐隐。两个人大壶斟酒，大块吃肉，正觉口滑肠舒，酣畅十分，忽听窗下一阵锣鼓响，来了一个江湖杂戏班，正在杨柳荫下布局开场。

马荣道：“原来是那帮走江湖的，来了好几天了。白日在街头卖艺，夜间去护国寺演剧。”

乔泰道：“马荣弟说得是。那班头姓鲍，人称鲍十郎，倒是个正直之人。班子只有他婆娘王氏和他们的一男一女。他们是委托米市行首劳松甫来衙里登记的。听说那鲍十郎舞剑十分出众，正好观赏，开个眼界。”

马荣笑道：“我们就在这窗前看去，正无遮碍，又好喝酒。”

小河边杨柳荫里铺展开了一张四方芦席，周围顿时密层层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。一个八九岁的男童在芦席上翻了几个跟

空筋斗，又倒立绕场一圈。鲍十郎与王氏左右两边隅角站定，以为护场。一个年轻的女子则蹲在放道具的竹筐后，竹筐边一个木制刀架，刀架上下搁着两柄寒光闪闪的宝剑。他们四人清一色黑衣裤，腰间系着红丝绦，头上裹着红角巾，十分精神抖擞。芦席边角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，双膝夹紧着一面羊皮鼓，不停地按一定节拍敲打着。

马荣叹道：“可惜看不清楚那姑娘的脸。嘿，劳掌柜与身边的一个大汉争吵起来了。”

乔泰低头细看，劳掌柜果然正与一个蓬头垢面的高大汉子扯缠不清，几欲攘臂，嘴上还唠唠不休。

芦席上男孩倒立绕场又走了一圈，脚掌上还托起着一个大酒坛。

“马荣弟，那邈邈汉子我从未见过，想必是外州县路过的。”

围观的人群一声喝彩，男孩笑吟吟谢场。接着是叠罗汉，鲍十郎粗壮的身子支撑起王氏和他的儿子、女儿，慢慢走场一圈。那打鼓的老头则拼命击鼓。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热烈鼓掌，铜钱如雨点一般掷向场中。那年轻姑娘笑盈盈手持一个木盒，一边献媚地向掷钱的看客致谢，一边飞快地将洒落在芦席上的散铜钱一一捡起，放入那木盒。

马荣笑道：“那姑娘果然生得标致，来，我也赏她几文！”说着从衣袖中抓出一把散钱向窗下一声吆喝，便悬空撒下。那女子听得明白，一面接钱一面仰头朝翠羽阁槛窗里的马荣嫣然一笑。

鼓声又起，鲍十郎拱拳上场，指令那男孩站在芦席中央。一边去竹筐边那木架上取下一柄明晃晃的宝剑，舞了一通，突然闪电一般刺入那男孩的胸膛。鲜血顿时喷涌而出，鲍十郎笑吟吟将

宝剑抽出，男孩“哇”一声后仰倒地，人群中发出了恐怖的声音。

“这号老戏法看过十来遍了，无甚稀罕。那剑是假的，装有机关。来，喝酒……”

窗下乱哄哄闹成一片，芦席四周围得水泄不通，一个女子凄厉的哭喊，一声比一声高。

乔泰惊道：“不好！马荣弟，快下楼阁去看看，哪里是戏法？弄假成真了！那男孩血流如注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。”

两人飞奔下翠羽阁，推开众人，见王氏哭倒在地，那男孩躺在血泊之中，鼻翼一张一合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入的气了。鲍十郎和那姑娘呆若木鸡，茫然失措，站立一边。鲍十郎的右手仍握着那柄溅满了血污的宝剑。

马荣劈手夺过那柄宝剑，吼道：“鲍十郎，因何杀了亲生儿子。”

鲍十郎恍恍然醒来，茫然望着铁青着脸的马荣，声音颤着答道：“我……拿错剑了。”

“马长官，这纯属失手误伤，并非有意杀人。”人群中闪出劳松甫，气急败坏地说。

马荣瞪了他一眼，没有理会他。一面喊来当坊里甲，将那男孩尸身运去衙门验检，一面喝令鲍十郎夫妇、鲍小姐并那老头收卷起一应道具刀器，先上翠羽阁听候鞠问。

他待要再寻那与劳松甫争吵的邈邈汉子时，却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马荣、乔泰押着鲍十郎、劳松甫一千人上了翠羽阁。马荣让鲍十郎、王氏、鲍小姐和打鼓老头坐了一桌，又命酒保烫热酒来

为他们压惊，先唤过劳松甫来问话。

“劳掌柜，适才你说鲍先生纯是失手误伤，有何凭据？”

劳松甫答言：“马长官，鲍十郎是卖艺闯江湖的，这杂耍、戏法原是看家本领。”他从那老鼓手手中抓起那柄霜刃干净的宝剑，又说：“这种剑的内腔是中空的，里面灌满了猪血。剑锋虽有一尺长，却装有机关，碰上硬物则缩滑进中空的剑腔之内，看似刺入人的胸腹中。同时猪血受压，喷涌出来，如同人血一般。剑抽回以后，剑锋又弹伸出来，宛如真剑一般，锋刃闪闪，令人胆寒。马长官不妨亲自试试。”

马荣接过那柄宝剑，对看木凳用力刺去，剑锋果然缩入剑腔，鲜血喷涌——王氏又一声尖叫，几乎晕厥过去，鲍十郎忙不迭将她扶定。马荣偷眼看了看鲍小姐，见她愣愣坐在半边，余悸未已，面色苍白。

马荣又抓过那柄血迹斑斑的真剑，双手各掂了掂，果觉重量相仿佛。

“这两柄剑太相似了，形制、重量几乎没有差异，哪能不出意外？”

劳松甫忙说：“这柄真的理应放在木架下档，而假的则放在上档，这样鲍十郎便不致拿错。那男孩后仰倒地后，流过许多猪血，迅即又拿起真剑与鲍十郎对舞。”

鲍十郎此时乃大悟，嘶哑着嗓音吼道：“谁将两柄剑偷换过了？！我清楚记得那柄假剑是放在木架上档的。”

马荣问：“鲍先生能确定无疑么？”

鲍十郎急了：“这戏法变过千百回了，从不曾拿错过。偏偏今日……必是有人暗里偷换了两柄剑。”

乔泰转向劳松甫：“看那男孩倒立走圈时，站在你身旁与你争吵的那无赖是谁？——我清楚看见你们两人刚好站在放宝剑的刀架后面。”

劳松甫紧蹙眉头道：“那是一个街头乞丐，并不认识。他伸手向我讨钱，我不给。他便怒骂，故尔相争，几乎动起手来。”

乔泰又问众人：“谁认识那乞丐？他蓬头垢面，衣袍腌臢不堪。”

鲍十郎、王氏及鲍小姐都摇着头。老鼓手却喘气道：

“我认识他，他叫吴大虫，正是个泼皮无赖。每夜都来护国寺看我们演出，并不给钱。”

乔泰问：“你还看见有谁挤到那刀架或竹篾后面？”

老鼓手答道：“我只顾打鼓，眼睛望着场上，并不曾留意谁挤到刀架后面。再说，场上观看的人很多，挤成一个圈，一时也没看真切。”

乔泰只得令劳松甫将鲍十郎一干人带回下处暂歇，并告诉他们县令狄老爷今夜回衙，明日早衙必须全数来大堂听审，不得有误。

劳松甫引着鲍十郎四人辞了乔泰、马荣，惶惶然下了翠羽阁，自回宿处不题。

这里马荣闷气未消，将桌上剩酒一口吸干，叫道：“好一条毒计，叫父亲亲手刺杀儿子。我们必须尽快查出那借刀杀人的凶犯。”

乔泰安慰道：“老爷今夜可回浦阳，我们快回去衙门看了验尸格目，等老爷回衙时一并详禀案情本末。”

马荣不快：“如此一来，老爷又要数责我们不动脑筋了。人命关天，岂可坐误良机？乔泰哥，我俩何不此刻便动手勘查呢？”

乔泰拍手称是，又说：“老爷每临一案，总是从作案的动机和

机会下手。显然凶犯与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不会有深仇大恨，故可推测，凶犯必是十分忌恨鲍十郎。”

“乔泰哥这话极是。鲍十郎一行初来浦阳，嫌疑只能从最近几日与他们班子有关联的人物中寻觅。”

“鲍十郎在这里遇上了夙仇，亦未可知。”乔泰又道。

“倘若遇上夙仇，鲍十郎适间因何不说？他心中何尝不明白。再说，八九岁的孩童虽不会有仇家，但倘使他看见或听见了十分隐秘的隐私或不慎闯入不应去的地方，也会诱致凶犯杀人灭口，以绝后患。”

乔泰心里佩服，不禁又问：“那么作案机会呢？吴大虫和劳松甫都可能偷换两柄宝剑。他们始终站立在那刀架和竹篾后面——他们俩有没有杀入的动机呢？”

马荣搔了搔脑壳，笑道：“吴大虫是个乞丐无赖，会不会动了王氏和她女儿的歹念？或许被鲍十郎识破，故而含恨，施出这歹毒之计。”

乔泰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么劳松甫也是动了这个邪念么？”

“不，劳松甫是个古板守旧的迂腐之人，他热心为鲍十郎班子张罗，只是心好江湖技艺而已。他要寻欢作乐，何不去花街柳巷勾当，偏偏迷恋这两个走江湖的女子？”

乔泰道：“看来吴大虫是主要嫌疑。对，我得设法寻到他，探他口风。马荣弟不妨去护国大戏台看看，说不定还能摸到鲍十郎一家更多的底细。——想来这是老爷最想知道清楚的。”

马荣爽快答应：“从那两名女子口中探出些内情，并非十分难事。倘若今夜他们还在护国寺开演，此去定非空走一遭。”

乔泰寻访了几家下三流的茶肆酒楼，才从一篾匠那里探得吴大虫的行踪——他常去东城根的一家小酒肆走动。

乔泰赶到东城根那小酒肆时，天已漆黑。酒肆里点着一盏污黑的油灯，三个衣着褴褛的无赖正在一张破桌边闲聊饮酒。乔泰登时认出其中一个正是吴大虫！

吴大虫见进来一个大汉，心中一喜，挥手示意旁边两个无赖上前寻衅，心想说出几文酒钱。乔泰笑道：“吴大哥，何必见外。我也是折了本钱的穷弟兄啊！近日来只是晦气，连喝碗酒的铜钱都断绝了。”

吴大虫道：“你这厮原来认识我？莫非也干的是没本钱的勾当。”

乔泰叹了口气道：“正被吴大哥猜着了。只道是饥不择食，吴大哥可知道近日里有否发兴头的买卖。小弟狗急跳墙，顾不得许多危机了。”

吴大虫沮丧道：“这几日我也是连连晦气，煮熟的鹌鹑都飞了！那一日我在林子边刚打翻一个车夫，一车大米眼看就要到手，却窜来一个小郎官，冒冒失失惊叫起来。我吓得藏匿进林子。后面果然来了一帮人，赶着辆大轮车，待仔细看时原来是个江湖卖艺的班子。他们扶起了那车夫。两下合作一处鳞鳞而去！——白白折了我一车大米，好不气闷。”

乔泰佯惊道：“昨日我见一个江湖班子在街头卖艺，正有一个小郎官，八九岁模样，翻筋斗好利索，倒立着可走场几圈，莫非就是那个小精灵鬼？吴大哥还是小心回避为是，倘若被他认出，岂不坏了大事？”

“贤弟不知，那小精灵鬼已认出我来。那日在护国寺看他们

演出，正打了照面，令我好不心怯。如今倒好了，那小精灵鬼竟无端死了，天下哪有这般灵验的报应！”

乔泰心中思忖，果然是这条大虫作下的恶孽！他口中说是报应，不正是他借刀杀人，布下的圈套？竟谎称“无端死了”来哄骗于我。想到此，立刻沉下脸色，叱道：“吴大虫，杀了人岂可没报应的？此刻便随我去衙门走一遭！”

吴大虫大惊失色：“贤弟这话怎讲？去衙门作甚？”

乔泰道：“你心中真不明白？还来装蒜？实与你说了吧，我正是衙门里做公的，专一访拿犯科作奸的歹人。那小郎官正是被你施毒计害死的！”

吴大虫不听则罢，听乔泰是衙里的公人，又是来访拿他的，登时火起，口中唾骂一声，抡起双拳便向乔泰扑来。

乔泰早有防备，站稳步子，运气作势，迎向吴大虫。

两个一交手如咬斗作一处的蟋蟀，拼出全身招数，打得难分难解。究竟乔泰艺高一着，一拳正中吴大虫左臂，打脱了臼位。吴大虫失声呻吟，眉心又吃了一拳，只觉眼睛发黑，金星乱迸，双腿站不稳，被乔泰顺势一脚，踢倒在地，脑袋撞在酒桌腿上，不动弹了。

乔泰命酒店伙计唤来当坊里甲，用绳索将吴大虫捆绑了，命团丁抬着押去县衙大牢收监。——另两名无赖早吓得逃之夭夭，乔泰整了整衣衫乃乐滋滋信步跟随向县衙走去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马荣回到县衙，洗了个澡，换过一身干净衣帽，便匆匆向护国寺赶去。

护国寺戏台上果然没有歇场。鲍十郎虽然不幸丧子，但已立下的契书，不敢怠慢。高高的戏台上放着红绿锦绣的桌椅，鲍

十郎与王氏正穿着戏装合作一台戏。此时，王氏正应着鼓板的节拍，挥着水袖唱着哀苦的曲词。

马荣台上不见鲍小姐，心中一喜，赶紧钻到后台。——后台与前台之间用一条大竹席遮隔。

鲍小姐刚演完一幕，退入后台，凤冠霞帔，正坐在一张靠椅上休歇。她抬头忽见马荣闯来，心中不由一惊。

“马长官？你来这里作甚？”

马荣彬彬行了礼，轻声道：“鲍小姐休要惊慌，为小姐之弟特来此地询问你几句话。”

鲍小姐双手捂住脸，不由抽泣起来：“他不是我兄弟……”

“不是你兄弟？鲍小姐莫非过于悲哀，一时糊涂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母亲半年前才领回这个儿子。他不是我父亲的，在外面寄养了八年。唉，这种日子，我再也忍不下去了。你知道我在扮演什么？扮演公主！金枝玉叶，千娇百媚，父王视我为掌上明珠。好不滑稽可笑！可我过的是怎样凄苦的日子……唉，我父亲是个可怜虫，他只得认了这个儿子。”

马荣点点头：“今日之事，究竟是谁暗中做的手脚，莫非你父亲在此地有宿仇。”

鲍小姐道：“那两柄剑十分相似，未必有人换过，也许真是我父亲自己不慎拿错。”

“鲍先生不是断定有人将剑换过了？言之凿凿，并不含糊。”

鲍小姐似乎不愿再谈她兄弟遇害之事，低下了头，不再作声。

马荣不好再问，便转了话题：“鲍小姐适间说日子过得很凄苦，这话可当真？莫非你父母虐待你。”

鲍小姐凄戚的脸容闪出一丝微微的红晕：“谢天谢地，我就要跳出这个牢笼了。有位有钱的先生，愿娶我作妾，他已答应给我父亲一笔丰厚的彩礼。”

马荣不以为然：“与人作妾这日子便好过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他的正房妻子已病入膏肓，大夫说活不过今年了。他说只等那女人咽了气便将我扶正。”

“那先生是谁？”马荣不由心生妒嫉。

鲍小姐略一犹豫，忸怩答道：“不瞞马长官，我未来的丈夫便是劳松甫劳掌柜。他如今正在积攒钱银，到那日一把拿出来体体面面娶我过去，还说婚礼要办得风光些。劳掌柜年岁虽大了些，但为人品行端正，古板守旧。老实说，我恨透了现时的一班纨绔少年，不知生计之艰，只会饮酒作乐，挥霍父母的钱银。”

“鲍小姐是如何认识劳掌柜的？”

“我们来浦阳的当天，他便一眼相中了我。他好心为我们班子安排演戏场所及宿处，又亲去衙门为我们登记……”

前台爆发出一阵热烈掌声，鲍小姐收了话头，道：“该我上场了，父王要为公主招驸马了。”说着急忙站起，掀起布帘转出前台。

马荣回到内衙见了乔泰。乔泰将他生擒嫌疑犯吴大虫的本末向马荣讲了一遍；马荣也将他与鲍小姐的会面情形告诉了乔泰。他们猜测鲍小姐与劳松甫、吴大虫两人或许都有勾搭，以致两人发生争吵。但这与杀死她的兄弟又有何干？

乔泰引马荣去后衙大牢鞠审吴大虫。

乔泰示意典狱开了牢门，牢房里黑幽幽，又闷又潮。吴大虫满身是伤，被铁链锁了，铁链的一头拴在墙上。

乔泰厉声道：“吴大虫，委屈你来衙门大半坐坐，只是为了鞫审一桩杀人案。一旦证实你确是无罪，便可释放。如今我问你：如若你在林子里打倒了那车夫后真抢得一车大米，你将如何出脱？须知你没有加入米市行会。”

“我认识劳松甫，他有办法。他是米市行会的行首。”吴大虫不假思索地说。

马荣急问：“你是如何认识劳松甫的？”

“我们认识多年了。当时在邻县的一个大行院里，我与他曾形影不离。劳松甫在那里有个相好的，却是个夜叉，还给他生了个儿子，在外面托人养了八年。”

马荣恍有所悟，又问：“你又是如何认识鲍小姐的呢？”

“我与鲍小姐一见倾心，第一天她在护国寺演戏，我们便认识了。往来了三四次，两个真如游鱼得水一般。一日，我们正在护国寺的偏殿内幽会，她那兄弟突然闯到，躲避不及。小郎官虽是八九岁，究竟懂事了，如此出乖露丑，鲍小姐非常不安。”

乔泰道：“今日黄昏时他们在翠羽阁下卖艺，我见你与劳松甫争吵不休。当时你两个都站立在竹篾剑架边上，你可看见有人动了那两柄剑？”

吴大虫皱了皱眉头，摇头道：“我当时正留意场上的艺技，又不忘溜眼看觑鲍小姐，偏偏劳松甫又与我罗嗦不休，我推了他一把，他差点儿摔倒在那竹篾边。记得当时场上四周密密围了一圈人，天知道谁动了那柄剑。”

“你呢？——那两柄剑是你偷偷调换的吗？”马荣冷冷地说。

“你们两个鸟公人，原来一个心意要将那罪往我头上栽！我吴大虫要么当面吃人，从不会背地里做那等没起眼的勾当。我

与那小郎官何怨何仇，要谋他的性命？”

乔泰递了个眼色与马荣，两人默默出了牢门，背后只听见吴大虫将手中铁链扯摇得铿锵作响。

乔泰、马荣回到内衙。马荣乃攒眉道：“乔泰哥，看来那剑真不是吴大虫调换的。”

乔泰嘿然，半晌乃道：“劳松甫原是个好色之徒，他在邻县与一个母夜叉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如今仗着他有钱又打起了鲍小姐的歹念。鲍十郎不是已经答应将女儿与他作妾吗？他又何苦设计害了鲍十郎儿子性命。不拘怎样，我们还是将他关进大牢为妥。老爷回衙，鞫审吴大虫，也少不得要他执证词。”

“对！”马荣道：“我们索兴将鲍十郎、王氏、鲍小姐以及那个老鼓手一并拘押来衙门监管。——老爷明白升堂，便可开审。与这案子有干系的人物俱在，我们亦好交代。”

于是乔泰命老书吏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案卷文本，以便让狄公过目。

狄公回到滹阳县衙已近半夜了。一路车马劳顿，风尘扑扑，显得倦容满面。一见到乔泰、马荣，便急忙问道：“这里出了什么事？值房议论纷纷，都道是衙里押了两名杀人嫌疑，又传出了四名证人。”

马荣踌躇道：“老爷，正是如此。被杀的是个八九岁的小郎官，案情离奇，我们不敢擅断，先扣押了当事人质，只等老爷回来鞫审。这份案卷记录了本末详情，请老爷过目。”

狄公接过案卷坐在太师椅上开始细读，马荣、乔泰侍立一边，焦急地注视着狄公的脸色，只盼望露出赞赏的笑容。

狄公两道浓眉紧蹙了半晌，渐渐松弛，两颊漾开了微微的红

晕，最后他将案卷往桌上一摆，笑逐颜开道：“古人说，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。我去金华才三日，你两个不仅将县衙庶务料理得如此井井有序，而且能将此奇曲折之案件抽出头绪，并采取及时果敢行动，为最后勘破做了一应必需事先准备，真不愧跟随了我这许多日子。日后我尽可放心让你们独立理刑了。”

马荣、乔泰心中一块大石落地，不由都咧嘴笑了，脸上泛羞赧的红晕，又觉舌头打结，说不出话来。

狄公继续说道：“吴大虫、劳松甫两人正是此案的最大嫌疑，及时押下大牢监守正是勘破本案的首要之举。但是我们还须细细揣摩发案情由，尽可能多的考虑到意中意外的诸种情况。譬如说，鲍十郎或可能是真的失手拿错剑了。因为出事时已近天黑，他们夜里还得赶去护国寺演出，慌乱之中失手拿错剑也不是不可能。鲍十郎久闯江湖，深通世故，一来害怕官府，二来亦想推卸干系，故谎称是有人暗中换过了剑，正好蒙过官府追究。再看另一面，倘果真是暗中有人换剑，不仅劳松甫、吴大虫，即便是鲍十郎本人也是一个可疑之人！”

“鲍十郎？他怎可能杀那小孩？”马荣大惊。

“那小孩显然是鲍夫人王氏与劳松甫生的，这一点鲍十郎不会不知。在外寄养了八年，如今王氏公然领回，正说明她无所顾忌。鲍十郎虽不露喜怒，但他无动于衷是装出来的，心中却是妒火中烧。他舞剑前见劳松甫正在场圈外观看，他立刻想到这是极好的机会。一剑刺杀那男孩，正好移罪责于劳松甫，一箭双雕，陷劳松甫于不可救拔的泥淖之中。当然劳松甫更有可能暗中换剑，鲍十郎一旦身陷囹圄或判了死罪，他不仅可乘机霸占鲍小姐，还可同王氏鸳梦重温，又可省去一笔丰厚的聘礼。”

狄公稍稍停顿，略一沉思，又说：“我见鲍小姐为人亦有荒唐之处，自己既已答允与劳松甫为妾，却又毫无顾忌地与吴大虫厮混。再说，她大言不惭，揭出她母亲的隐私。——只不知她是否知道劳松甫正是那男孩的生父。”

马荣道：“我见鲍小姐词情哀苦，想来是遭遇了许多不幸，她一意思逃出戏班这个樊笼，正说明心中有难言之苦衷。”

狄公道：“这类江湖的女戏子舞台上忽而公主佳丽，金枝玉叶，忽而瑶台仙姬，洛女宓妃，忽而红粉英雄，巾帼女侠。但台下却大多萍寄飘泊，运命坎坷，饱受欺凌，生活愁苦。即便有些奇思异想，举止不合礼法，也不必深究苛责。”

乔泰问：“老爷，那么吴大虫呢？”

“当然，他更知道舞剑的那一套秘密，要存心算计一下鲍十郎易如反掌。他与鲍小姐暗里幽会时不是曾被那小孩撞破过吗？由此也种下忌恨的种子。好，我这就去盥洗一下，完了就亲自鞠审这案子有关的几个人物。如果顺利勘出内情，便当堂断结此案。”

宽敞的衙厅正堂灯火通明，几十盏大油灯高高悬挂。正中一张大案桌，桌面上齐整放着签筒、笔架、朱砂盒和惊堂木。案前左侧跪定劳松甫，右侧跪定吴大虫，后一排跪着鲍十郎夫妇、鲍小姐和那老鼓手。八名衙役左右侍立，如凶神恶煞一般。

一声铜锣响，三通鼓毕，狄公掀开帘幕步入大堂。乌帽、玉带齐整，水绿色官袍闪闪发亮。乔泰、马荣左右跟随，大堂内顿时庄严肃穆，鸦雀无声。

狄公锐利的目光朝堂下跪定的人一扫，见他们一个个神色倦怠，面容愁苦。吴大虫、劳松甫又多一层畏惧，鲍氏一家则悲